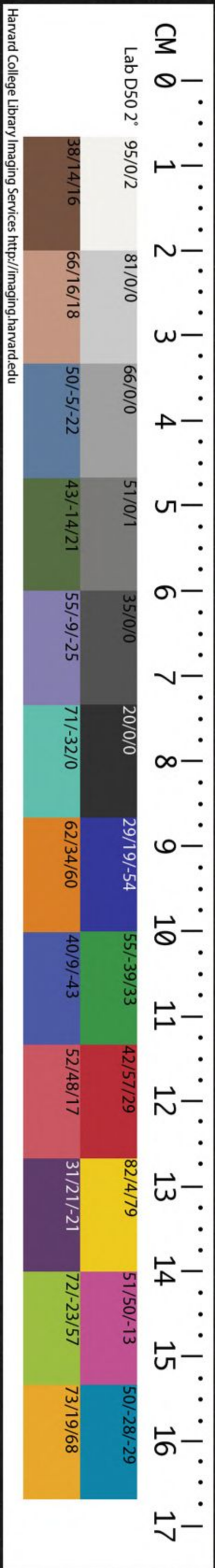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3

T 154/2924 (3)



經義未詳說卷五

休寧徐卓犖生荀牖氏學

尙書三 周書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彙傳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案爾雅猷訓最多
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孔傳曰周王稱王
命順大道以告天下王氏樵曰猷發語辭孔氏以爲順
大道以誥天下則後篇猷殷先王元子爲告何道五經
蠡測曰猷蔡傳以爲發語辭但猷字乃係實字應有訓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釋難謂語辭如今人尊長呼卑幼與之言未及本事每以但凡道理爲首稱想猷字之義與此相近亦方言也陸氏德明曰馬氏作大誥猷爾多邦書疏曰鄭氏王氏本猷在誥下卓案猷字有實有虛此實字也不可概論王氏引蔡氏以駁孔傳非也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誅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文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應邵註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已下也御事主事也亦道在誥下今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順然如釋文及

疏說漢時本皆猷在誥下今本乃晚晉人所改僞孔移猷於王若曰之下者欲與多方篇畫一之故不知道有二義釋猷大爲大道文理大謬其所作僞周官王曰若昔大猷作僞微子之命徑云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愈不可通王氏不知僞書引之以駁僞傳疎矣僞傳之誤亦誤於應氏註耳當以大誥猷爾多邦爲正也又猷字宐依馬氏改作繇李善註文選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誤爾雅釋故廸繇訓道善也郭註義皆見詩書漢書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詩秩秩大繇聖人莫

經義考 卷五
之也小雅釋文曰莫一作謨師古註引詩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繇訓道者古作繇郭氏猶及見古本故云見詩書今詩書作猷淺人所改也又攷方言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蔣氏蠡測本此而不知漢儒已作道訓蔣氏或未之攷而蔡氏引爾雅之謀言已圖而獨遺道訓何也蓋不知古本猷作繇耳

民養其勸弗救

彙傳民養未詳蘓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

不救乎父兄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夏小正云覲養宮事傳曰養長也漢書翟義傳民長其勸弗救顏師古注云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孔傳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弗救者以子惡故此四國將誅而來救者罪大故王氏樵曰成王言譬之有友來伐其子則爲所畜養者亦惟急救之爲是而不可猶豫坐視相勸以弗救也徐氏文靖曰案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則受命東征者周公也

武王爲周公之兄成王之考此言若兄考謂若兄卽予考也本一體相關乃有友伐厥子民友卽上所謂大化誘我友邦君者是也時三監淮夷共相叛亂以伐我我周之子民豈可以養寇害民反勸若而弗救乎觀此則周公本懲誅戮管蔡之心而成王之責任周公者蓋有不得不然者也蔡傳乃以爲喻言非矣卓案勸弗救者卽上文所謂罔不反曰艱大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者是也蘓氏解勸字似微誤民指當時之異論者而託之民也民養蓋時語養畜養也蘓氏訓爲廝養則非所以目

其臣也句句皆直言非喻徐氏文靖非之卮是但皆蘓傳語蔡氏引之誤指蔡語亦陳勸字還是民養自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毋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卽此勸字傳中作勸其攻伐而不救似非語意蓋此句本易明曉蔡氏誤信僞孔不以此語爲周公之言故踳駁不可通也

外事汝陳時臬

彙傳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

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林氏曰康叔以外侯入爲
大司寇則內事者司寇之事也外事者衛事也孔傳曰
外土諸侯奉王事金氏履祥曰外事者獄之未成在
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吳氏澄曰
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
蓋如魯之費邠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江氏聲曰
外事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云外事周禮朝事掌
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

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鄭注地官藁人云外朝司寇聽獄蔽訟之朝也卓案憶

昔讀書紫陽書院聞先輩朱約叅曰定四年傳命以康

誥而封于殷墟通鑑考編周武王十有三年三月分封

諸弟封康叔于殷墟金吉甫謂在成王時若武時則蘓

忿生爲司寇夫傳言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

司空稱叔稱季則明明是武王時語其爲司寇必在定鼎

之初後因出封于衛乃使蘓忿生代其官成十一年傳

昔問克商蘓忿生以溫爲司寇亦未嘗審定年數而知

蘓之必先于康叔也若如彙傳言異時成王或舉以任
司寇之職則豈有叔既出封當殷民未靖之際國內不
可以虛主乃使入朝而攝司寇之職此必不然也先輩
議論必有所習聞不敢詰難而心頗未愜夫康叔封于
朝歌正殷畿內地何以不云監殷若監殷則是四監而
何以云三監康叔非武王封證一同居沫土而四面皆
叛康叔不從商奄徐淮而何以黎虞康叔非武王封證
二流言之與康叔應早知之何不馳以告王而豈至罪
人斯得在居東二年之後康叔非武王封證三周公東

征康叔內應不月而可告厥成功何待三年康叔非武
王封證四管蔡兄也康叔弟也何以康叔爲諸侯之長
非以弟率兄耶康叔非武王封證五封衛而以明大命
誥之宐矣三監同封何以黎誥康叔非武王封證六有
此六證而康誥作於成王之時黎疑朕其弟小子封者
周公爲武王之言以誥康叔亦如蕩之詩連用文王曰
者七彼乃召穆公爲文王之言而戒厲王同一格局或
謂康非少何以不早受封何待三監既平而後以衛封
康叔哉攷逸周書克殷篇曰王卽位衛叔封傳祀皮記

亦云衛康叔封布茲而與周公召公並叙則叔久已受爵其言衛者史官從後追述之辭王氏肅註康誥云康國名在王都之內蓋叔受采于康宋氏忠以爲後自康移封于衛是也康叔以康名猶公旦之以周名公奭之以召名也如以康爲謚則周召亦謚耶且其子王孫牟曰康伯不應父子同謚矣逸周書作洛解曰俾康叔宇於殷宇殷在作洛之後知不在監殷之時先輩未免失攷吾鄉元儒陳氏櫟曰用殷罰正初得天下分封時事若是後來何以師用殷罰爲哉味師殷罰有倫句愈見

得此爲武王之辭其說亦誤商俗駿厲周家忠厚必不因其刑書蓋殷正也謂言罰斷以正法也朱氏誤本于此至謂叔旣出封不應復入爲司寇則精確不易之論也史記林氏以康叔外侯入爲司寇其說非是江氏引鄭以證外事爲外朝之事鄭注周禮非此節文且外朝聽訟亦司寇事其誤與林氏同不如陳呂金吳之說爲可從也

肆汝小子封

彙傳肆未詳董氏琮曰肆誣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

允皆語辭也王氏觀國曰詩云肆成人有德王荆公詩
義謂肆爲故爾雅治肆古故也又爾雅肆故今也郭璞
注曰肆旣爲故又爲今按爾雅釋詁一篇皆用一字爲
訓曰治曰肆曰古此三字皆訓故也曰肆曰故此二字
皆訓今也若從郭璞注則是以故今而訓肆也爾雅釋
詁釋言二篇皆用一字爲訓郭璞誤析其句反以故今
二字而訓肆字義雖亦通非爾雅句法也又爾雅釋言
曰肆力也郭璞注曰極力也玉篇肆次也陳也緩也放
也列也遂也恣也距也量也廣韻曰肆陳也恣也極也

放也經書所言肆各有一義惟大明詩曰肆伐大商毛
氏傳曰肆取也皇矣詩曰肆疾也肆叅此二義于詩意
亦不盡合蓋毛氏臆說也周禮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
鄭氏注曰肆者進所解牲體也陸德明音義曰肆他歷
切觀國按肆者解牲體而陳之故陳牲之官又有肆師
則肆如本字音四其義則明矣而陸德明遽變其音爲
他歷切取剔解牲體之義故凡經書言肆牲及詩或肆
或將並以肆音他歷切豈不蔓疑于後學耶卓案肆字
訓詁王氏辯之極詳書疏肆故今也循郭氏之語而誤

目上章蔡氏既云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而此句肆字何以云未詳蓋此句訓故于文義不合竊謂猶乃也依董氏作發語辭爲是又攷春秋襄二十三年左傳云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引書云惟命不于常據此則作恣也訓亦通

爾大克羞者惟君

彙傳惟君未詳孔傳云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王氏樵曰羞養也古之養老有四養國老于太學養庠老于小學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庠老庠人之老及子

孫死國難者之父祖也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者養老君之惠也察敢不醉飽榮君之命也爾乃可以飲酒至于醉飽也王氏鳴盛曰傳文義紆曲不可從愚謂羞者養老也惟君君燕其臣也蓋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卓案彙傳以爲未詳固見闕疑之義而孔氏所云頗覺晦澁王氏駁之卽是胡氏士行曰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皆適情之中有養性之術蔡氏沈蕪氏軾王氏樵皆同而後案硬闌入君臣燕飲一層似非邦君宜有謂戒

其臣則體製奏襍尤非蓋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
禮言爾大以賢能進爲耆老惟君使爾飲食醉飽只須
如此覺稍爲顯白爾雅釋詁克能也羞進也揚子方言
耆老也

汝若恒越日

一章

彙傳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
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
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
痕也此章文多未詳林氏之奇日以論語之所謂厲已

孟子所謂厲民觀之則厲殺人者不以其罪而殺之也
故謂之厲敬勞者唐孔氏曰卽論語所謂先之勞之是
也惟爲君必先有以敬勞之而後其臣罔厲殺人故汝
今往之國不可不盡其敬勞之道時氏瀾曰虛心屈已
不敢自用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
師之始盡爲邦之道陳氏櫟曰此節自當餒之今姑采
合諸說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
之三卿與正長之依衆大夫之旅我意言我欲褻虛殺
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爲臣者遂往效君以

敬勞遂與往日爲姦宄殺人者罪人所輕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爲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之事凡戕敗人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王氏樵曰師師官師之長三卿也尹官正也旅衆有司也予罔厲殺人者予之志不在于傷殺人徂往也敬敬民也勞如勞之來之之勞君以身帥先敬勞其民則三卿以下皆往而敬勞罪人所過日歷今法所謂知情藏匿是也戕敗傷人肢體耳目者漢律所謂痍也此言察獄之事君盡心而宥其所當宥

者則臣亦效之官師官各有長如太史爲史官之長太僕爲羣僕之長所屬之鄉則又衆長之長故曰師師孔氏蔡氏說皆不明卓案若順也恆常也越與粵同于也師師上師衆也下師長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依周制而言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尹謂大夫旅謂衆士也言汝當順常于以告其衆長三卿大夫士周書謚法解殺戮蔡辜曰厲肆今也徂徂也言告其臣以予察敢虐殺人亦當自其君先之以敬勞民今汝往其敬勞之歷與櫟同擊

也姦宄殺人殺人之賊也今往而捕之彼或拒捕則當擊之也此非特隳罪而且有功故曰宥言宥其擊人其人本姦宄也見厥君事者爲其君之事見効也言効力爲君之事而左右扞患以至于戕人敗人亦隳罪而有功故又曰宥也孔疏以歷人之宥爲不知情誤蔡氏以爲知情諸儒遵蔡說皆失之矣愚解如此未知然否尙書後案曰案論衡效力篇梓材云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以戕敗人宥連下句讀又以音相近以誤爲疆又脫去敗字又以音形俱相近誤宥爲有又啟字避景帝

諱改開又偏旁相近誤監爲賢又亂古作絜以相近誤爲率又爲字古讀若化誤爲化又謬解之云言賢人壯疆于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攷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引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卓又案韋昭注晉國語王開賢厥率化民者言疆能者有爲王所通達之賢任其督帥化民之事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日往悉乃心和裕開賢皆論衡之妄有以先之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

彙傳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
馬氏曰頒猶也鄭康成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
分者誘掖之也孔傳曰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
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孔氏穎達曰謙言已所不暇呂
氏祖謙曰周公之于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
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于天下王
氏樵曰周公嘗不暇于先介成王親政而繼行之是分
其所不暇也所不暇者何卽下文所謂棗民藝是也棗
民藝兼教養而言卽井田學校諸事天下惟此二事爲

大以聖人爲之常若不及也觀六典所載事爲之制曲
爲之防除君身外繫非爲斯民恆產恆心之計則周公
之汲汲不暇亦可想矣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藝
此二句義互相足卓案呂氏作頒布與彙傳或說合似
未安蔡氏亦知頒布非的解故云未詳當從鄭及諸儒
作分解爲優說文三篇支部曰攷分也从攷分聲周書
曰乃惟孺子頒讀與彰同大徐本作亦讀與彰同蓋許
所據孔壁古文且以攷字句絕猶云聽政之事繁多孺
子分其任我有所不遑也竊謂作分字解屬上屬下均

經義考卷五
可八字作一句讀覺更妥釋文引馬曰頒猶也猶下疑
脫一字若與鄭義同則當云頒猶分也陸氏不知稽攷
訂正之疎矣

爾殷遺多士弗弔

彙傳弗弔未詳意其爲嘆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林氏
之奇曰言不爲天所弔憫陳氏師凱曰大誥引不弔與
此同王氏觀國曰節南詩不弔昊天陸氏音義曰弔如
字瞻邛詩曰不弔不祥陸德明音義曰弔如字又音的
案字書弔字去聲多嘯切弔生日唁弔死日弔入聲都

歷切至也此二音分二義不同攷節南山瞻邛詩皆音
如字所謂如字者讀爲多嘯切亦非也論語曰萋斐元
冠不以弔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弔生不及哀曲禮
曰知生者弔又曰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檀弓曰魯
婦人之鬢而弔又曰死而不弔者三周禮曰以弔禮哀
禍哉凡此類皆多嘯切者也大誥曰弗弔天降割于我
家君爽弗弔天降喪于商盤庚曰弔由靈費誓曰善穀
乃甲冑蔽乃干櫜敢不弔天保詩曰神之弔矣凡此類
皆都歷切者也義各有所歸不可混而察別卓案酒誥

惟弔茲傳云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釋文音的費誓傳云森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釋文音的君奭傳云殷道不至釋文音的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率羣不弔之人注弔至也哀公十六年左傳云不弔應邵注曰不善于魯王氏引之曰大誥曰弗弔天及此弗弔俱當連下二字讀言此不祥善之天也詩節南山云不弔鄭氏賤云弔至也至猶善也春秋襄公十三年左氏傳云君子以吳爲不弔言伐人之喪不祥卽越語云助天爲虐者不祥是也據此則此句亦宜作都歷切音的

攷朱子語類云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爲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于上帝也是又當讀多嘯切又君奭語類云弗弔只當作去聲讀然然僞傳以弗弔絕句解不至與王氏合固不安顏師古注翟義傳云不爲天所弔憫朱子林氏蔡氏皆同亦于文義不協竊謂弗弔作哀痛殷民弗爲天佑之辭非是馬鄭注雖殘闕今以詩意推之亦必以弗弔爲不至直言殷道不至于善爾雅弔至也說文弟問終也人部从人持弓作弔多嘯切彳部迤至也从

在帛聲都歷切二字不同作至義者並當音的後人不
 識通字審復用之經典又多有以帛代通俗復省為帛
 此帛弔與弗弔昊天等句帛字音義俱同彼毛傳云帛
 至也鄭氏賤云至猶善也是作善字訓解最為精確書
 疏亦云帛者善也言殷道不善天所以大降喪亾于殷
 也三月而取秋時天號有肅殺之象陸氏並列二音亦
 緣俗誤而為騎墻之見也

王曰又曰

彙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之末王曰又曰推之

可見矣語類云又曰不可曉王氏炎曰王曰下必有脫
 簡又曰下必有脫文呂氏曰多士多方篇末皆又曰蓋
 殷勤以續再詰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再語故又
 曰之辭不可盡通近江氏聲亦云王曰之下有脫文石
 經尚書殘碑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餒即接又曰卓
 案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
 當在此篇王曰下又曰上案其文義與多方篇王曰云
 云又曰云云合蓋是錯簡非有餓文也余舉是說為漢
 宋諸大儒所未及言其能免當世之責乎亦曰吾治吾

讀未見書

經釋吾疑不求白于時人也

經義未詳說卷六

休寧徐卓犖生荀廬氏學

尚書四 周書

誕穠我責收罔勛不及

彙傳誕大也大穠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勛不及未詳

孔傳云汝大穠非責我畱今與汝畱輔成王欲收教穠

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余氏

芑舒日收罔勛不及呂云召公若收歛退藏罔勛勉成

王之所不逮亦通王氏樵曰周公言大穠我責欲德而

退罔勗勉我之所不及孫氏書疏曰收者韋昭注吳語云還也言大穠責我還國但穠人勉我以不及崙人耳謂不及四人之功也僞傳以收字屬罔勗不及爲句失之卓案姜氏上均改定亦以上五字下四字分句與孫氏同然此九字歷來讀者從僞孔傳皆以上四字作一句下五字作一句竊謂頗錯或九字一句抑或上五字作一句下四字作一句是以下罔字對上穠字言大穠人責我收功亦穠人助我才力不及又或上六字作一句下三字作一句是以下勗字對上責字言大穠人責

我收功罔效與勉勵其才力之不及皆可訓詁獨不可以上四字下五字分句使上下文執不能貫穿余呂王之說于文義紆曲不可通惟孫氏以韋昭收作還之義並謂不及爲不及四人崙後相接最爲得之而呂氏謂勉成王之不逮亦可從愚者分句亦可備一說大抵讀書論世必求其情與事合自我作古亦任後人之疑議而斷不可拊會故私記之如此

王來自奄

籙傳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

奄不知所在鄭康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觀其屢與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叛則正是一類卓案奄說文作邾云周公所誅奄國在魯又云魯東有邾城邾邾並在魯境成王誅邾魯公伐邾魯公字後人加之當是周所誅也邾卽服氏所謂徐戎郡國志云魯國邾國劉昭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禪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兗州府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寰宇志曲阜縣奄中續漢書云古奄國史記云從郭出奄中張茂先云卽魯之奄里

字或作淹漢書藝文志礼古經者出于魯淹中蘓林曰里名也攷曲阜今山東兗州府屬縣但曲阜乃伯禽所都豈應在此帝王世紀云臯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賜姓曰偃然則偃卽奄偃奄聲之誤魯自有奄里是里名非商奄之國則皇覽括地志之說不可信惟鄭注書序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與諸家不同奄與淮夷固相連比爲魯附屬實居淮夷之北境卽魯七百里之地也似此奄國當從鄭氏說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

一章

彙傳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
依以生者也依于土依于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
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于民依恃以生者
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以增亂其國其所因
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
于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
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于其國也孔傳曰謀天之命不
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下罰于民重
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

不能善奉于人衆黎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于治民有
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于是桀日尊敬其能剽割夏
邑者謂殘賊臣王氏樵曰桀圖天之命乃不克開于民
之麗麗猶依也奪其時失其業匱其財傷其力使黎生
路可趨猶乃大降威虐于民圖已亂矣而崇之不已其
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使桀錯謬顛倒不能善承其衆
不能大進于恭以大寬其民而惟貪叨忿憤者是日欽
崇以剽割夏邑也卓案彙傳文多未詳如厥釋言云其
也其謂夏桀一開逸周書卷二程典解云慎德德開開

乃霖患又有九開文開係開皆亾又有大開小開本周人語也二崇詩毛傳云終也言終亂夏邑三內亂者桀嬖有施氏女妹喜四而所解未安者如麗作依非是麗者麗于獄也周禮小司寇職以八辟麗邦法增刑罰杜子春讀麗爲羅疏云羅則入網羅當在刑書呂刑云越茲麗刑又云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是也蓋不能釋民之麗于罪網者僞傳以麗爲施云施政教其失與彙傳同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于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而孔傳云甲于二

亂之內則是讀甲爲夾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間字作介也凡爾雅之訓故有言轉注者有言段借者釋詁云狎習也此轉注也釋言云甲狎也此段借也借甲爲狎則甲音狎是以毛詩芄蘭能不我甲毛氏云甲狎也徐仙民甲音胡甲反不誤顏氏譏之誤矣彙傳作甲始也恐非進者呂不韋傳進用不饒索隱云財也漢書高帝紀云蕭何主進恭與共通釋言罔霖也不卽不也因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季宣曰太爲民荼毒也古舒荼字通用如史記荆荼是徵玉藻諸侯荼之言

桀貪暴不以財進奉其職大爲荼毒于民彙傳謂大進于恭而寬舒其民王氏樵因之上下文執不接恐亦未爲的解僞孔謂爲舒惰則更紆曲矣史記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暴道勸以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韓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亾國之臣也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夏桀染于芊辛歧踵戎高誘注云芊辛歧踵戎桀之衰臣慎大篇云桀爲暴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于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漢書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

欲與爲善則誅于芊與爲惡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于芊桀之勇人也又表于芊推侈俱在第八格此皆孔傳所謂殘賊臣是有夏之叨愆桀日尊敬其能剽割夏邑者殘害夏邑如湯誓所云率割夏邑也孔傳此解較蔡氏確

天惟五年

彙傳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鄭康成曰天覲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孔傳云天以湯故五年須

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孔穎
達氏曰紂未死五年帝已合喪滅天以湯聖人故五年
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五年者從武王初立之
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
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
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蘓氏軾曰
以此五年暇以待之林氏之奇曰武王未克紂之毒五
年以紂之罪惡爲可伐而欲冀其改悔故須暇之也呂
氏祖謙曰紂固穢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惟其有可

以改之理天故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
而覽之依依于其子孫而冀其改焉王氏樵曰周公知
天之不遽絕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聖人與天
爲一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
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埒其數則非矣卓案孔氏惑于
僞泰誓之文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觀政于商之語而
謂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
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五年歐陽氏曰西伯卽位已
改元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

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
及其伐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
妄也歐陽氏之論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于
書序之誤也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
午師渡孟津卽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
旣爲十有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事審矣孔氏乃
離而二之于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干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繫所

繫之月下文則月繫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
孔言十一年觀兵是乃謬中之謬程子曰武王觀兵是
臣協君也一字之誤使武王千餘年蒙協君之惡是可
以不辯哉陸氏曰惟十有三年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因
序文妄改鄭氏亦誤以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
暇五年之事不知泰誓十三年卽武王卽位之十三年
豈有父子相繼以文之八年爲武之元年周公制作決
不如此况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帝辛五十二
年周始伐殷雖亦誤于書序十一年之說而可證非武

之十三年爲卽位之五年也蓋此篇乃成王滅武庚踐
奄之後所誥自應實指武庚疑天惟五年乃武庚嗣位
之算武以十三年克殷十四年封祿父十九年崩踐天
子位僅七年武王崩成王元年武庚以殷畔旣封之後
未畔以毒中間實匝五年則子孫卽武庚繫疑若謂居
東二年東征三年則又非奔走臣我不得謂爲須暇五
年諸家牽合紂事是懸揣之辭不足爲據且上章未引
湯事忽言湯之子孫于文義爲鶻突且下文又有奔走
臣我監五祀之句于文理亦不貫穿昧昧解此繫惑乎

聚訟繁而經義愈晦耳

三亳阪尹

彙傳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
王官治之參錯于五服之間是之謂尹鄭康成曰三亳
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
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孔傳蠻夷微盧之衆帥及
亳人之歸文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孔氏穎達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人此舉微盧以見彭
濮之等諸夷也烝衆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

亳民分爲三處三所各爲立監也阪地之尹長傳不知其指斤何處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林氏之奇曰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爲之尹者蔡不得人也王氏樵曰微盧丞蓋夷國之內屬者武王伐商微盧微盧嘗從焉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置都護之比也險隘之地不必邊裔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于五服之間者又曰阪音反尹者言通上皆爲立監名尹也正義曰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

一尹總之卓案阪是山陂之名尹是正長之稱旣分亳爲三邑自必各爲立長其長稱阪尹以居險峻處也鄭云三亳以亳邑北臨大河故于其東西南三面推求而以成臯轅轅降谷當三亳阪險之處地理志云成臯故虎牢或曰制春秋左氏隱元年傳云制巖邑也則成臯險矣國策張儀曰塞轅轅緱氏之口則轅轅亦險水經穀水注云草澗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毋邱與盛墓東又東經函谷關西關高險陝路出塵郭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居關外請以家童七百人築

塞徙關于新卽此處也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則函谷亦險降古讀爲洪聲轉而近鄭氏所言降谷卽此是三亳之爲阪確有所指矣又攷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幾內爲三國卽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此立尹之證也丞孔訓衆或以丞爲夷名然觀下文阪尹尹長也以尹對丞則丞當作君解爾雅釋詁丞君也詩大雅文王丞哉蓋謂夷微

廬之君三亳阪之尹耳王孔之說皆誤蒙穀熟卽商邱其地平行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蓋亳本一地而今分爲三如云三秦三楚三晉之類且湯初都偃師與蒙穀熟相去七八百里殊非其地皇甫氏之說不可信也故三亳當以鄭爲是而阪險始合

賄肅慎之命

書序附

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彙傳賄賂也義未詳孔氏安國曰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孔氏

穎達曰肅慎氏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伯爲策書以命之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江氏叔滂曰王辨榮伯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肅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黎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段若膺先生曰王俾榮伯四字句絕謂榮伯賜予肅慎史官乃作賄肅慎之命也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慎作賄肅慎之命共十三字古書往往因字複疊而有脫文儀禮賄用束紉鄭注賄予人財之言也卓案古

俾平萃辨皆訓使江氏謂辨古班字謂王以肅慎貢班賜榮伯卽據魯語遠方之貢分賜異姓之典非展親之禮榮伯周同姓何以獨班賜肅慎之貢且魯語亦指平時而言非謂遠方來貢之物當時卽分賜也其謬誤可知且于文義不順而于賄肅慎亦解不去二孔謂以幣賜肅慎猶爲近理段先生謂有餽文最爲明顯此讀書得間之功也先生嘗教人書不可囫圇讀過誠爲至言問學人當服膺此語

誕受美若

彙傳姜若未詳蘓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卽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譌謬馬氏融曰姜道也孔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孔氏穎達曰姜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曰猷道也蘓氏軾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姜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呂氏祖謙曰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其憂患艱難得之姜里之囚厄莫甚焉于此能順則天下之理察乎不順天所以鼻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于文王也故謂之誕受姜若吳氏

澄曰若順也姜里之囚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姜善也天所善天所若謂眷佑之也王氏樵曰姜若語難曉不如闕之詳此文在天改殷命之下正爲文武誕受天命之義姜若與西稽天若之意相似後云奉恤厥若正應此語欲諸侯助已奉憂天命之意姜字馬氏融王氏肅及孔氏安國皆訓爲道恐古有所受誕受天道而順之卽受命也奉恤厥若謂奉憂所順指天命也王氏鳴盛曰馬王及傳以姜爲道者毛詩大雅板篇天之牖民傳云牖道也蓋云道民以禮義尙

經義考 卷六
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隣以免乎牖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子見文王于牖里周本紀亦言鹵伯囚姜里則姜與牖通老子道德經鑒遠篇不窺姜見天道然則姜與牖同正當訓道此古義也孫氏書疏曰說文姜進善也釋言云若順也言天改殷之命惟文武大受而善順之能撫恤西土也卓案諸儒言姜里殊屬牽強况亦不應文武並言呂氏又謂武王則傳之于文王也以此幹旋更覺舛謬訓道訓善較姜里稍順然亦未安竊意姜牖同牖明也所以通內外之象人之止至善者未有不

明明德也以明德而新民必有所明處乃能受也此言我周之受天命明昭上帝也但此說舟人未有言及者未知是否姑妄斷之以俟達者

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彙傳先正君牙祖父也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叅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孔傳曰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卓案孔傳是也若彙傳先正作君牙之祖父而下文率

乃祖父之攸行不嫌複耶君牙篇本古文僞書此句本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漢書谷永傳永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說之云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顏師古注周書君牙之辭也君牙出東晉永安得見况今君牙文亦稍別師古非是永引不誤也緇衣昔吾有先正注先正先君長也魏志武帝紀注云先正先臣者鄭康成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鄭說見文選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李善注爾雅釋詁云正長也君長兼公卿大夫而言孔傳正官康誥正人傳云正官之人也吳

氏澄曰先正文武之臣也諸儒言先正皆作先世文臣據鄭則先正總公卿大夫不專指司徒可知陳氏之說備一解可耳此篇出東晉僞書本齋容辨因時人誦習及之故詳說先正之非君牙祖父如此

齋僭亂辭勿用不行

彙傳齋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而今不行者戒其齋差誤于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夏氏僕曰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爲姦差錯妄亂實由以生

故又戒以不用私意而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者
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爲曲也陳氏經曰辭
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也當勿用其不可行
之法陳氏大猷曰法不可獨任也既察正律復僭亂而
察定辭將安所依據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
可行者矣必察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
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衰王市者罪當死凡
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
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孫

氏繼有曰爰書察一定之例或有泥于古法而強爲比
附者皆非周法之公故戒其勿僭勿用王氏樵曰亂辭
難比故戒其察僭不行不可比故戒其勿用孔傳曰察
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卓案毛詩傳云
僭差也說文云辭訟也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曰囚
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
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
爲市所欲活則傅生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差亂囚辭及
凌獄之辭也言上下之罪律有成事及條目所察比附

經義考 卷六
而行之勿增其條于三千之外囚之訟辭及沒獄之辭
勿有差亂以失其實也不行者謂蠲除之法晉書刑法
志引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已蠲罰又行
之則刑罰不信民衆所措手足故言勿用也愚者所說
較諸家似稍爲詳密

王曰嗚呼敬之哉

一章

彙傳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
異姓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
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

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
有兩單辭者森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森一豪之
蔽清者森一點之汚曰明日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森
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
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廢尤者降之百殃也非
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
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錄之孔傳曰敬之哉
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姓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
我敬于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治民人爲君配天

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
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鞫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
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典獄鞫敢有受貨聽詐成私
家于獄之兩辭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
以衆人見罪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罪非天道不中惟人
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道罰不中命衆民鞫
有善政在于天下金氏履祥曰穆王享國之久老于世
故晚復哀矜故其言多懼欲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朕敬
于刑惟有德未可以用刑蓋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

爲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辭人所難沒惟有德者其心明
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雖人所易沒而一有偏徇
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分兩辭之
爭此民之所以治也然兩辭之易偏者或不能訖于富
而然也故戒以鞫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
非寶適以藏諸罪狀耳罪狀其多報以百殃理之必然
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罪非天偏治鞫獄之人惟
人自取其禍殃之命爾使天罰不極則獄吏皆得以行
其私斯民鞫復被善政于天下矣卓案彙傳有未詳者

有誤解者朕敬于刑不敢妄用也有德惟刑有德者當
思此祥刑也孔傳金氏皆叅發明作配在下金氏解得
之卽顧氏錫疇云期之之辭是欲其體上天相民之心
以敬刑私家者說文自營謂之私家讀如檀弓君子不
家于喪之家言叅或自營而成家于獄也葉氏夢得謂
私家私其家也徐氏僑謂叅以獄之剛辭爲私家之利
謂獄以賄成是也永畏惟罰者大傳說是故聽民之術
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鄭注云怒責也責囚之罪必
思意兼謂思其辭思其主思重大罪求可以出之罪也

孔氏金氏解俱昧昧天罰不極剛句陳氏師凱謂獄貨
之人天若不極罰之則庶民不得蒙令善之政于天下
說與金氏同皆非也蓋極者中也洪範云王建其有極
謂王者承天建中又云庶民于汝極馬氏注云衆民于
汝取中正者以歸心也天罰猶臯陶謨云天討王者代
天行罰故云天罰言王罰或不能中則衆民叅有善政
在天下矣此皆蔡氏所云未詳至于詳而誤者如官伯
謂司政典獄也族姓毛氏詩傳云同始祖爲公姓同高
祖爲公族朱子曰公姓公孫姓之爲言生也子所孫也

故謂孫爲姓所謂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也蔡氏以爲族同族姓異姓不知異姓已在伯諸侯也之內是自相矛盾矣惟府辜功大傳云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今文讀府爲誣聲相近也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注云以詐用法曰矯加謀隳罪曰誣受人之財則親下以矯誣其上也又大傳以辜功爲未有能其功者漢書律歷志注孟康曰辜必也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規販鬻以求利也則辜功謂取必規固以求功也蔡氏云辜功猶云罪狀也其誤與諸儒同

非天不中言非天之降罰不中正也蔡氏謂非天不以中道待人于文義不明所不敢從爾雅釋詁度也尤與說同說文云罪也貪貨枉獄天報以衆罪經意甚明傳乃以度爲衆人謂天報聽獄不中者使衆人見罪則是民既受上之虐又代上受報此則孔氏失之矣

Blank page with a light blue rectangular border and faint vertical lines, suggesting a table or structured text layout.

